



阿長，請聽我說

Please Listen to Me, Dear Head Nurse

觸動柔軟心

**The Vulnerability
of Patients Moved Me
to Be a Better Nurse**



五專在安寧病房實習時，內心的衝擊與感動無法用言語形容，所以二技畢業後來到臺中慈院面試，第一選擇當然是安寧病房，但被分配到腫瘤科病人居多的 9B 病房，一邊開始適應臨床工作，一邊還是想著要到安寧病房，才能進從事所嚮往的安寧緩和照護。直到後來才發現，臨近死亡是任一個病房都可能發生的，要執行緩和醫療，要看自己是否做好準備。

再怎麼努力也沒用，想逃離的心情

工作約半年時，照護到一位罹患淋巴癌末期的奶奶，我看著原本可以跟護理人員談笑風生的奶奶忽然病情急轉直下，不管我再怎麼努力依醫囑給藥、換藥、輸血，也無法讓病情有所好轉，我覺得自己每天像個機器人一樣重複做著同樣的事，眼睜睜看著病人奶奶狀況愈來愈差，上班的心情也愈來愈差，懷疑自己或許不適合這份工作，難過得就想離職算了。

我跑到護理長辦公室，告訴許琦珍護理長（現為督導），「阿長，我沒辦法再繼續照顧這床病人奶奶了！我覺得壓力好大，想要跳過她。」但琦珍阿長告訴我，不要這樣就被打敗，愈艱難的病人可以學習的愈多。並請當時的江芳瑩學姊（現為護理長）輔導我。

理解生命的必然，做護理該做的事

芳瑩學姊與我討論病人奶奶的病情變化，也主動犧牲下班時間陪伴我查閱書

籍，了解病人的疾病進展，如何給病人最好的護理，並手牽手的帶我去執行護理作業，讓我很感動。因為，我終於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只照醫囑做事的機器人，我懂得當醫療所有該做的都做了，生命還是可能朝結束的方向走；但在學姊的示範帶領下，我還是可以用行動做出護理的獨特性，尤其聽到病人家屬對我的稱讚，抑鬱的心情隨風散去，更加肯定自己。

但當病人奶奶時辰到了的那一天早上，我慌亂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最終還是芳瑩學姊運用安寧護理方式，引導家屬完成四道人生，道謝、道愛、道歉、道別，並帶我用恭敬的心情執行遺體護理，讓生死兩無憾。有時在夜深人靜時還會想起此次的照護經驗，想著當時如果我懂得多為病人做些什麼多好。我決定是時候充實自己了。

進修安寧，感謝強大後盾

當時看到單位的學姊們陸續去上課取得知識及學分，我也想著應該要跟上學姊們的腳步。那時應是工作滿兩年時，我去找琦珍阿長和學姊聊：「阿長，我有時在想我的未來還能有什麼樣不同的發展？在照顧（癌症）病人時，總覺得很想再為他們做些什麼？覺得自己能力還不夠……」，提出我的疑惑，也說出想在職進修安寧護理課程學分的想法。想不到琦珍阿長欣快地答應，還提供我一些課程資訊。

然後，我第一個想到邀約一起上課的



就是芳瑩學姊，如意算盤是，如果有這麼強大的後盾一起進修，絕對一帆風順。要考取安寧護理師證照需要上初階、進階課程及在外院實習五天，且額外累積40個學分才有資格應試，感恩芳瑩學姊排除萬難的排假與我一起去上課跟實習。

觸動內心柔軟角落，領受護理的美好

上完一系列課程後，遇到一位一經診斷就肺癌末期的阿姨。從她住院一開始表現出無助、焦慮、害怕死亡的到來及對醫療過程充滿不確定感，第一次互動，阿姨就抱住我大哭，我感覺，我身為護

理人的開關被「啟動」了。我與阿姨建立了良好的護病關係，幫助她後續願配合治療；印象最深刻的是阿姨臨終前那段清醒的時間，她握著我的手告訴我，很謝謝我的照顧。我當時內心最柔軟的一個角落被觸動了，默默發願一輩子都要從事護理工作啊！後來阿姨的時辰到了，這次我不再不知所措，可以熟練的帶領家屬執行四道人生，並帶著家屬一同執行遺體護理，讓阿姨有尊嚴的走完人生最後一程。原來，這沒有我想像中困難，只要我願意先踏出第一步，我也可以做到。





雖然初入職場的張佩瑜（中）對安寧療護具高度興趣，但臨近死亡時心情卻無法承受，在學姊江芳瑩（左）等人的輔導及陪伴下，現在臨床工作已得心應手，也有能力開始帶新人。

在醫院服務已經快五年了，在遇到臨終或是需要安寧護理的病人時，都能把所學的相關照護技巧及學理知識應用的得心應手，也可以教導新進學妹及實習生正確的觀念，讓他們不至於無所適從，而我也從中累積寶貴的經驗，更獲得無限的成就感，上班也變得更有自信及愉快。昔日親愛的芳瑩學姊，現在的芳瑩阿長，我有話要對您說：謝謝您帶

我一起共同成長，也讓我知道原來安寧療護並非只有等待死亡，更不只局限於安寧病房才能夠執行，在腫瘤病房甚至一般病房，很多患者都有這個需求，所以我在臨床照護上，必須時時精進自我，謝謝您陪伴我去上課精進，一起共同成長，期許我們今年就能考到安寧護理師的證照，一同在 9B 病房繼續為病人服務。